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前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張德檮

容春堂前集卷十三

明　邵寶　撰

序二十三首

許州志序

許州志志許州也凡州之事循名考寔原始要終遠以鑒古近以驗今無不備焉是故謂之志志也者史家之一體耳今疆域之類則兼乎圖建置之類則兼乎表人物之類則兼乎傳文辭之類則兼乎集攷異之類則兼

乎論辨似不純於一體者然而恐失於畧故求其詳恐失於浮故求其覈要於備焉而已此亦志之變也郡邑之有志尚矣是志之作葢有繫乎一州而不專於一人之蹟將以傳於久遠而非獨為目前之談玩也實嘗觀於其大有志封守者欲其慎固有志創建者欲其修繼有志沿習者欲其興革有志幽潛者欲其表章有志淑慝者欲其懲勸我所能為我則為之我所未能以俟君子是志之所以作也烏乎有天下之動而文籍生焉其

初葢醇如也逮乎紀載日繁於是淳風漸衰而世變以降故天下之事亦為之而已矣奚有於志然名實之所以不紊終始之所以不爽往往於此焉賴是雖一家不可無乘況一州乎天下之大諸州之積也諸州之志備則天下無闕事矣況許自春秋分國以迄於今中間或為雄都或為望郡其事之所當志葢有倍蓰於他州者我朝經理海内而許之為州寔處兩畿之間德澤在民物教化在人才制度在有司者萬世一日以今視昔地

若增而重焉則夫紀述治功賛揚盛美乃守臣奉職之一端也是以不敢不作作焉不敢不詳不敢不覈豈得已哉志凡若干卷始寶承乏至州即有意於是既而政務紛冗方負尸素之愧故因循七年始克成編舊志出於前知州五羊陳公今多因之其分類立例則寶竊用已意云

太康郭節婦詩序

節婦詩一册若干首蓋太康郭氏之書也而君子取之

以為可傳於天下者詩為節婦作也節婦為前刑部郎中王公傑之女公為鳳翔推官時郭君浩者亦從父宦咸陽公館甥焉三年而沒節婦寡居内外無欲其志者或謂是足矣節婦獨曰未也盍歸于郭教吾子納吾子之室越若干年其子夭子之室繼之或謂節婦盍歸於王節婦又曰未也有吾孫在教且室焉吾事也卒行其願以老烏乎一身撫兩世之遺孤歷四十餘年而終始不易節婦之所處豈惟能自盡而已哉婦以不二夫為

節節盡而能處其子若孫節之大者也故春秋於紀叔姬歸酅特筆書之葢其識知存宗祀是所謂有其節而能處者當是時使不歸於酅而歸魯夫亦何損於節雖然豈叔姬之所以自處而春秋所以賢之者哉節婦之於郭猶叔姬之於紀其節同其處之也同君子通於春秋之義其不能無取於節婦也審矣然則是冊也雖郭氏之書苟傳於天下使夫虧於節與有其節而不能處者聞之一則以愧一則以興豈不大有補於風化哉節

婦卒於成化壬辰先卒之數月有詔旌表其門後十年辛丑其孫緒舉進士歷官户部郎中論者以是為節婦之報實比守許去太康纔百里高節婦之風嘗欲有所紀述而未能也今與郎中君同官乃僭為之序節婦毋矣而猶曰婦云葢為天下舉重者言之而不欲視為郭氏之書也其非敢當君子亦竊取君子之意耳

翠筠軒詩序

節枝莖葉皆竹之有也而筠之在竹見稱獨多或遂以

名竹盝竹以筠為體凡節枝莖葉之間通謂之筠至其用也則席於宗廟筐篚於朝廷簡牘於天下後世又皆筠寔為之而節枝莖葉不能加焉故傳曰如竹之有筠也此之謂歟然筠之為色唯翠者為多自籜解後更歷萬變翠未嘗易易則變變則雖有節枝莖葉摧敗繼之而竹之用於是乎窮故論竹者率以筠稱筠者率以翠此又物理然也吳君斯敏歙故家子游江湖間而以翠筠名軒其知竹者乎竹之為德多矣而君獨有取於是

者葢即一以求其全則凡截然爲節翹然爲枝挺然斐然爲莖葉各色其色而竹之全德不外是矣况其爲席爲筐篚爲簡牘又未可量哉詩凡若干首作者皆時之君子而寶爲之序

少傅徐公壽詩序

弘治丁巳之歲今少傅謙齋先生徐公壽七十秋七月二十有一日爲生之日時同郡大夫士之在朝者合若干人議觴以壽公公以上方軫念北邊有司修戒我其

與憂固辭不受衆不敢彊越二月疆場事少緩衆復因
重陽節以請公辭如前衆乃言曰公盛德抑畏何乃至
此抑公此意政其等所以壽公者也公以先朝舊學之
臣入掌中秘再陟孤卿相事今上凡若干年心孚德咸
寵倚兼至公亦毅然任重竭其忠貞以持國是雖羣務
交集叅糾緣延未易卒定公茹以宏量鎮以雅重從容
決之中外允服而民隂受其賜公乃不以為功每退食
私第輒推至誠延訪俊乂及事利病視四海之內如視

其家欣戚係之得一人惟恐不用用之惟恐不亟在易泰之九二所謂包荒得尚於中行者公之謂矣至與一二元老出入僉謀可可否否惟天惟民惟君惟國惟善所在不必在人不必在已此其休休有容於秦誓所稱亦罔讓焉是以數十年間百僚庶工胥師胥遜無復媢忌之習說者皆謂俗尚丕變而不知公之風采有以表儀於上也由是論之則公之身繫天下者甚重而憂形話言至忘其年之為慶公之心天實鑒之書曰天壽平

格保乂有殷繼自今公壽未艾而勲業日以益盛豈非天貽我聖明為壽天下之地哉某等所以壽公者葢其在此而公何乃固辭之雖然以地以事公天子相以位以道公天子傳壽公之心誰其無之而分乃未敢今日之舉壽以天下禮則鄉人不亦可乎於是公不能止衆遂相率成禮而退退各為詩一章用紀盛事寔不佞辱公愛厚僣為之序

重陽會詩序

重陽會詩者吾鄉諸公官於東署者作也繼是將不一作焉故詩以節名夫詩以節名者會以節舉也劇暄涼之候酌疏數之宜莫大乎節天時且然況於人乎故今為會始元夕次上巳次清明次端午次七夕次中秋次重陽次長至循還終始擬諸天時以寓無窮之意而我同鄉在朝者雖有二十餘人然署各疏隔不能時時相與也惟世卿在稽勳世恩在主客廷伯在都水文光在翰林而予與文美士弘嘉言國聲五人者在户部署既

相近出入起居朝夕無間於是而節舉一會以要鄉盟此亦人事之不可已者也其所以必有詩者葢吾人之為會非為飲食言笑以流連光景之云也考德將於是焉觀學將於是焉使不假夫古者陳采出納之遺而覌之其何以資麗澤之益而自别於羣居終日者哉由是觀之則所以為詩者固非誇多騁速搜異衒新屑屑工拙間以啟輕𠍴之端者矣戊午重陽寔惟初會而予不敏敢借為約曰凡會人為詩一章章書一簡者九主蔵

其一賓分其八積之一歲爲簡八十有一各成巨帙彼此相通隨在具備不亦可常矣乎而命題限韻之類則會之日定焉諸公曰然遂如約所賦之詩題用古句庶幾古詩吾詩古人吾人也其目具左

水利事宜序

弘治丙辰都水主事姚君秀夫奉璽書治江南水利之政明年疏濬築捍漸底于績三吴數千里民懐其惠士服其識又明年水利之書出焉蓋集前輩論水之有關

於吴郡者而為之也都水之用心一至於是其績之用成也夫固在此乎惟都水具有本之學久矣而於此尤致謹者葢賑備之策莫先水利水利之於民甚大於政甚難利之弗圖顧足為害故雖以順為道以鑿為戒聖功賢訓具在方策而時代異宜土方異勢溝防異制防理異用奠淵異度分合異軌昔之人專官以司窮年以肄尚懼弗習其或敢以害易利妨吾人大計哉此都水所以求之今不足又求之古而至於為書焉者也實承

乏中州嘗從中丞徐公考觀汴堤及漢魏以来諸渠之故又嘗侍於少司徒劉公聞其所以治河者乃今得都水之書而閱之則南北之水亦畧可見矣使凡行水者皆都水其人水悪有不為利而為害也哉況水之在天下五行六職繞居其一又安得夫人之於事皆如都水之於水也寳於是重有所感作詩寄之以賀其成而都水得告西歸矣吾郡通判傅侯檜乃以都水所行事宜集為一編將與夫前所謂書者並刻以行其間相時因

俗益損興補不必皆出於書而書之為效亦於是乎少著矣是編凡四類曰敷奏曰榜諭曰辯論曰詩文總若干篇都水名文灝信之貴溪人先由刑部主事出判吾郡以擢今職儒者之政所至有之不特水也通守亦職於水奉以周旋都水蓋亟稱之云

河山勝覽詩引

河山勝覽詩若干首吾黨諸君子贈史户部文鑑監兊而作也户部之行凡河南山東皆歴焉故題云爾夫兹

河山覽則勝矣惟茲行也地方數千里軍民吏士從事者不下以數千計勞者欲息困者欲蘇訟者欲平是亦一劇任也戶部何暇於此哉雖然夫人之為一人則煩二人則紓三人則逸四人則無事矣戶部之才不啻兼數人而已者也用其三四以治其事而其所未用者以之覽勝尚有餘力孰謂無暇之有今夫黃河天下之大川也太行恒岱天下之高山也嘗聞君子如高山大川信斯言也宜莫如戶部者德好相協自古已然戶部其

無躍然者哉夫是之謂勝覽而臨眺遊娱尙自别於俗吏者不足言矣

重刋横渠經學理窟序

横渠先生之學始乎泛求中反之正終歸於知要而精思妙契之功實貫乎其間故其為書有西銘有正蒙有理窟而西銘粹矣正蒙次之理窟又次之然理窟所載要皆出於自得則所以為西銘之粹者茲其地哉今西銘正蒙已列學官而理窟獨鮮傳焉間得舊本遂刻而

廣之以備張氏之書君子之志於學者其必有取云

王升之遺稿序

丙辰南宫之試榜出而詢焉得士之最少者四三人南昌王升之其一也升之年十五舉鄉試已稱俊才至是再捷文譽益起越明年例授安陸知州有惠民之政又明年以事去官家居或將理焉而升之病且死矣予知升之聞而悲之於是視學其地既弔其父國賓公而其兄鄉進士元卿時與其弟彦卿尚卿和卿皆為諸生亟

見亟問知升之者視昔為詳今元卿録其遺文一編請予序之余以是而徵諸其為州者誠不負乎其文也昔人論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古今以為名言若升之者方懋厥修致遠之道可謂兼之而僅止乎是抑又何哉是編於升之之文十纔一二其才固未盡也然即是而究其所必至亦當以大家視之矣況由是以起問者而表乎其所自立所謂致遠者顧不在斯與雖然才而夭者唐有李長吉宋有邢居實二子之在當時觀其

文者往往疑於其壽升之之文氣昌詞雅魯無可疑而卒與李邢同歸此又余之所未喻也升之名朝卿世為臨海人其居南昌自國賓公始

撫州府志序

古之為國者各有史官掌記時事今之郡古大國也顧無所謂掌記之職者是以文獻罕徵焉雖然有志志非史也或能修之以時無廢前傳無絶後載則文獻之徵於天下後世者是亦史爾抑何必如古之云哉撫為江西

大郡其地西南負山至郡治而平衍曠然數百里下控江湖視他郡為庶為富為多才俊其事之宜志者繁矣宋景定中家坤翁氏嘗一脩之君子謂之有體迄於今若干年尚無續焉斯可為文獻之一慨也弘治庚申胡知府孝暨同知趙瑞始圖再脩乃得里居之賢前行人姚君復亨知府徐君用濟以主其局而布衣黎喆實與編纂之任今呂知府傑繼而成之刻梓以傳凡若干卷其例一承家氏之舊而少加損益蓋無媿乎志云者雖

謂一郡之史可也夫國史列是非備得失而不敢純用春秋之法史固異乎經也志之於史名異而實同故亦得用史法法有不録録必實有不書書必直二者或缺史且不能信於天下後世而況志乎然直存乎人實存乎事事有稽古傳聞之異是以紀録失真君子患之而墓碑家乘之類往往出於其時尤難盡信故直可必也實未可必也吾於其所未可必者而心誠求之欲必得焉以成吾直則是是非非得得失失公論在人亦莫之

掩矣由是政有所資俗有所考以為因革之地他日采於國史傳之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之徵文獻者亦將不外於是孰謂志之非史哉書成之月予適視學至撫知府傑請序遂論以歸之俟知言者評焉

譚烈婦祠祀録後序

右録一編為奏疏祭文碑記傳序各一詩諸體總若干皆為永新譚烈婦作也烈婦宋宗室女遭元兵破城從其家匿縣學孔廟禮殿中既而兵至戕其舅姑暨夫節

婦被執義不受汚及其兒死焉血漬於塼宛然其人形歷久不滅若有鬼物呵護之者故天下之言婦節者尤以為烈而祠在學傍歲有私祀行於丁祭之後肇自知縣烏斯道至今廵撫都憲錢唐張公守吉安時始建議上請詔列於典而烈婦之名於是益章矣方元兵之南偪也其勢甚迫時士大夫死命死制者後先相望而吉郡尤以忠義稱焉其邑里之間固宜有如節婦者然一死以全其身而使夫有貞妻舅姑有孝婦是豈獨為女

中之賢也哉昔漢宣帝詔褒黄頴川首以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為詞而辦集期會世恒以稱吏者顧不一及則守之為職亦可知矣公在郡若干年治行於天下為最扶植振舉不遺餘力而尤汲汲於此非學通古今而知所輕重者其能然哉歐陽子作五代史死事傳序引王凝妻李氏斷臂事謂忍恥偷生之徒宜聞風知媿論者謂歐公此史以治法繩亂觀其所叙而閔世之志見矣公之於政猶歐公之於史也是舉也豈為婦

節勸哉臣死忠子死孝激勵於素而異其成焉由一郡以及天下崇德尚賢培養元氣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集之成也公既序之茲復以末簡授寶寶不佞謹書祠祀之故為政人告而死事始末顧若畧焉葢有諸作者在也

漕政舉要録序

昔者聖人繫易葢嘗曰聚人曰財財莫大於穀粟穀粟之在天下必厚儲於京師京師人之大聚也儲不厚則

人心離故京儲天下之命有國者重焉然其初在民非耕也不獲非斂也不積穫且積矣非運也不至昔者秦人以陸元人以海皆運也然其為事既勞且險君子病之故言運者以漕為貴漕之法有轉輸有直達其論尚矣今之為漕者寓倉而支取諸轉輸比舟而兊幾於直達自罷海運以来至是法凡幾變變屢則務繁務繁則因革損益之故歲積月累不可勝窮而斟酌擬議具足以為變通之地凡有志經世之士皆宜究心焉而況以

是爲職者哉寳爲諸生時甞讀三原王端毅公漕河通志竊知其槩比舉進士由許州入户部適有會典之纂與今少司徒太原王公德華同以郎中檢詳漕法始末且得其在都水時所爲圖志者觀之於是凡政之關於漕者粗若有見焉既而歷諸藩臬養士治民政以職異置是不講者餘數十年矣乃者仰奉明命承乏漕司視事之餘遂本二志所載徵諸户部副牘又叅以席主事書船志張主事文淵泉圖次第手録藏之卷笥以輔記

憶之劣端居靜思宜民裕國之道往往若有會於心者譬之為學有温故知新之義雖不敢以勤自慰而亦不敢不以逸自懲也書重典章易尚通變並行不悖則存乎乎人焉爾矣寶不敏行將與聞廷議當從諸君子講而求之以為上獻録凡若干卷曰舉要者未及詳也欲詳者盍於諸圖志求之

湖南道學淵源録序

湖南道學淵源者録宋大儒五君子之蹟也五君子者

為濂溪周子為明道伊川二程子為晦菴朱子而南軒張氏附焉葢濂溪世家道州明道伊川生於黄陂而晦菴則與南軒屢為南岳之會是以統曰湖南而並録之所録者有詩有文為體不一而五君子之蹟在湖南者於是備矣初提學陳先生文嗚之為斯録也葢將以興起湖南之學者也而或者未得其意予嘗思昔孟子稱陳良楚產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夫周公仲尼之道天下之達道也然不遊中國則不可得而學焉由

是觀之道學之傳雖係於人亦係於地在理若有固然者湖南古楚地也由周而來二千餘歲矣乃有五君子者生長遊寓其間所講服者皆周公仲尼之道至於今流風遺澤往往未泯故凡學者之求之也葢有不必出其鄉而自得焉者地同時異而學之難易係之提學君之意葢出諸此或者又以濂溪道人卒葬九江程子洛人朱子閩人張氏則廣漢人也矧其平生所過殆遍天下彼凡一言一行莫不以鄉以寓各有録焉湖南一方

夫焉得而專之夫道至周公仲尼天下所同尊也而稱其化之盛必曰東魯為天下望國豈有它哉近而已矣予嘗譬五君子之道猶水也謂水之流行遍於四澤而此謂淵源將不可乎繼自今有志於學者始於一鄉終於天下又尚論古之人不惟其蹟而惟其心五君子之道得則周公仲尼之道於是乎在方今聖化流洽與海遠邇道德風俗軌轍惟一湖南東魯此固提學君奉詔之志而其所望天下者抑豈敢後哉君醇學雅行正已

作人惟五君子是式其為道興建甚多茲特其一耳觀學者盍通求之録凡若干卷

鄱都志序

古者國有史史必世官惟世故專專則實而審公而斷傳之天下後世而不誣若董狐在晉太史在齊倚相在楚是也今之郡縣葢古列國之變然不得為史不得為史而志出焉志無世官則於誰作而可無世官而有世族世族者文獻之所在也族有人焉以學以政於時稱

才志之作舍是人將焉歸哉鄞都為縣國朝以進士舉者惟僉憲其菴先生而温甫繼之所謂文獻世族者莫有感於楊氏矣故論者謂温甫宜為志固若職分然而温甫亦以是自任采擇以求實去取以求公如不得已焉凡十有五年始克成編烏乎志之病也久矣而非獨才之罪也蓋附望以為雄其病也誇逞浮以為富其病也俗崇異以為奇其病也詭三者有一焉皆足以壞志之體況兼有之乎此無他執是筆者非宦焉之吏則游

焉之客所謂實且公者無恠其慊焉而未足也況才之在人又有稱不稱哉今觀斯志簡而不誇質而不浮正而不詭學以基之政以絫之而文獻之不可誣者於斯焉在君子謂斯志也其史乎古之為史者觀其所書而知其所不書故左氏釋春秋每致意於不書之故以求聖人之情其義精矣今天下言酆都者多神恠之説而温甫顧畧焉不書則其所書者其實而審哉其公而斷哉書曰絶地天通此天下之大義也以一邑之志而大

義存焉使其當國史之任又將何如邪溫甫有史才無所發而寓於此君子益深惜之其請序於予久矣至是乃克以復其亦以是也夫

重刊孔子家語序

孔子家語若干卷王肅序以為皆當時公卿大夫士及諸弟子相對問之言其正實而切事者既集為論語餘遂別出為此書相傳至荀卿送入秦府故不以焚滅然博士孔衍則言漢武帝世孔安國因魯壁書撰次以成

戴氏集曲禮乃取而裨益焉厥既入禮遂除家語本篇其說與爾稍異大抵旨則夫子記則門人蔵以地異出以時殊其末列於經無足恠者朱子嘗謂家語是當時書然而不純烏乎得之矣寶讀春秋三傳及莊列諸子史漢諸書其間引孔子語或真或偽多可議者嘗欲手録其詞竊加辨論以與天下學者商確焉顧識與力未之能也況家語乃古成書君子讀而思之因而辯論其純也准諸經其末純也亦准諸經以求合乎聖人中正

之則此亦格致之大端也或謂記者留此為病豈其然哉監察御史黄君希武視學南畿博求遺書此其一也項以刋成屬其門生喻貢士義請紀歲月實不敏謹述所聞為序

中和堂録序

中和堂録者吾友施君克和録其先君子北野公所得詩文於人者也中和為公堂之名以之名録尊其父也録既成編克和授簡於寶寶因得讀之率一時名碩之

筆雖隱顯不同而時稱作者則一也可謂盛矣公以儒醫名吳中凡三至京師公卿以下皆禮爲客及謝事歸縉紳東西行者多造其廬葢公慕賢愛士老幼一節是以能致多如此不然則亦何有於是哉且中和云者斯道之大宗也吾儒以理而醫者以氣皆不外此觀公所以名堂則其平生從事可知矣是録所集比興備於吟咏事理具於序論葢不必登其堂而公之風采可以盡得之譬之丹青其可謂極似者歟況窮覯所交遠覯所

主古之道也非鄉士則不能友於一鄉非國士則不能友於一國君子於公可以觀德焉古之孝子思其親者於凡居處笑語無所不用其誠克和以是誦之以傳之人人則公之心術精神將終身一日矣豈直居處笑語之間而已哉君子於克和又可以觀孝焉克和才贍學充其進未艾所以為公顯揚尚有大於此者實不敢當為續書之

林氏家譜序

凡譜為家作也其要在辯族姓序昭穆明冢介嫡庶而家政行焉故天下之家各譜其譜而王道成譜之於世其亦可謂重矣然譜以脩理亦以脩壞壞之端有三冐望則壞養子則壞贅壻則壞故譜不可不慎也嵒嘗論是三壞者曰養曰贅多知戒之而望焉是冐雖士大夫亦或不免況庸人乎閩之林其族最繁其所宗也最遠道逢其人問之則曰吾某宗也今某公卿為伯仲行觀其譜而信之天下無異議焉令戸部主事魁廷元者之

為譜也則異於是蓋諸林滿郡邑獨據所知以為始祖而族姓辯代為圖系兼取歐蘇上承下繼而昭穆序人各著其所出而冢介嫡庶明所謂三壞者皆無之君子以為善譜廷元初以進士有事江西予方承乏視學一見為相知今予領督漕命道出臨清廷元適監倉政奉斯譜告予曰願有序也廷元之先自隱菴府君以下世以敦朴愷弟相承至於今韋布而詩書者甚多廷元博雅有志好學不倦其所樹立將未可涯觀其所為譜而

世德於是乎徵矣因書而歸之

送方伯徐公赴湖藩序

寶為童子時聞先生長者論鄉邦人物慨然慕桒文莊公之為人謂其廉介不羣名重當世稍長得其文辭而讀之又聞其立朝議論與其所以施於外藩者乃知文莊之學問政事足以追古人而上下之非直一節而已也自是每見其門生故吏輙詳詢焉有謂寶者曰文莊前堂內寢各置文正范公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

久乃去夫其若是也豈徒然哉葢心孚神會前奮後興不啻親炙焉者是宜其所造之至爾也惜夫威儀日邈有不得拜階下以望見之恨及来河南進謁於大叅徐公公以鄉晚命進之坐而論政首舉文莊所以待士者詔之又以文莊所謂水東日記者示實實退而考吾徐公之所行一本其所學不少移易其風采足以消邪心其操守足以愧貪俗葢後文莊而興起者其言必稱文莊也亦豈徒哉實嘗以為文莊不可得而見乃今得見

徐公焉夫范公與文莊皆吳産其出入將相大率皆同而所建立亦各彰彰於天下徐公敭歷中外茂著成績今又奉命布政湖藩其入以輔理蓋有日矣由文莊而希范公孰得而禦之吾見鄉邦人物之評又不落莫矣寶忝從屬吏之後方以慕文莊者事公而不獲終領其教狂斐之志竟何如哉故於公之行敢有言於執事謂後進之於先達道感德而賛休聲以播於人人寳之心也若以當贈言之列則寳豈敢

送施別駕序

今天子改元之春首詔史臣修先皇帝實録禮部請遣進士若干人分詣各省采集事之當録者以備叅閲于時吾貳守施君以河南省檄有事編纂將行寮與僚屬具酒殽餞於北門外酒半賓起言曰世之人有忠直而不信者潛德而不彰者憸邪姦宄而不露者事有是而或錯者非而或舉者一時之論晦而無徵則曰後世有公論焉後世之公論奚憑憑乎今之紀録而已矣昔人

謂左氏傳失之誣胡文定之説春秋也乃多取之不得已也今夫理官之聽民訟成案既具雖有大吏者徵詞而閲實因而决斷者什九從而平反者什一何則彼其始定之辭則然也史也者天下之大案也總裁也者天下之大吏也君之為編纂也聽乎詞以定案者也大吏將於是而徵焉書曰察辭于差差不差出於民之口察不察係乎吏之聽史之成與獄之成孰輕重乎君其辨之矣勿以一方為小勿以一人為寡勿以一事為微勿

以一時為近天下一方之會也衆人一人之聚也萬事一事之集也萬世一時之積也君其慎之君學問博洽壯既困於禮部晩復屈於有司其更事且多今其行也豈患其不慎哉惟古人贈言之意不敢不告耳君起謝請書為序

送石汜水赴召序

環府州而列者皆縣也此得一人焉以為令則其民欣欣然有生意彼不得者反是一人之後復得一人焉繼

之則所謂生意者不泯而愈滋是其民之幸也茍今日得一人矣而繼此或不得吾見生意轉爲戚容地若易而異者夫一縣之休戚係一人一人亦易得爾然方千里或七八百里而爲府四五百里或二三百里而爲州府州之所統不下數縣不得其人民有戚容者什八九而欣欣然有生意蒙得人之幸者纔一二而已甚者咸無焉此豈激勸之曲有未至哉今之制縣令有治行者率内遷數十年來聞其縣起一人爲御史矣曰此庶而

材者也又聞其縣起一人為御史矣曰此勤而能者也人人而詢事事而核歲歲而計起一人必拔其尤激勸之典如是其至而得人之效又何其難也蓋激勸之典懸於上出于一時而士之所學所養則蘊蓄於中而定於平生平生有是學有是養則固是人也彼懸於上而出於一時者得之固可無加榮焉不得亦可無加辱焉自一命以至卿相皆然而況一縣乎藁城石君邦秀以進士來令氾水至是六年矣其所行寬而有節簡而無

缺汜水之民所謂欣欣然有生意者與疆域廣狹施及隣境亦筫平焉故鄭一州縣凡四開封一府縣凡三十六得一人如君者一汜水而已豈惟一府一州哉雖一省之内縣加數倍得一人如君者亦不數也可謂難矣君藁城望家世以經學相傳葢有所藴蓄而定焉正吾所謂其人者其有聲於一縣固其素也使天下之為縣者皆如君則得人之效又何患乎其難之有實與君以場屋事嘗再聚於汴遂為相知葢望其為御史久矣今

茲之名方將走書為賀而其縣文學孔君乃以祖道之序見屬寶故道君之為縣而能幸其民者以為贈葢為君言之而非敢妄論夫天下之事也若夫君宅日之政之大者寶不佞請于氾水觀之

送楊户部使甘肅序

弘治甲寅冬甘肅有邊警守將以聞詔司馬治兵司徒會餉大為戎備越明年乙卯春復有言者詔廷臣議可否僉謂兵宜振不宜輒興而所謂餉者則當預為之處

大司徒乃請勑其屬才且練者一人往涖焉於是陝西司郎中壺關楊君以選當行凡我僚友無不壯君者或為歌詩以贈而謂實宜序實謂楊君領天子命而督運於西陲其事甚大在它人或難而君為之甚稱大司徒其知人哉楊君讀古書見古人處邉事成敗利鈍之迹葢嘗一一熟籌之矣自君為主事時嘗領命稽閱居庸等鎮倉儲其為員外郎也又嘗領命督漕事於東南及為郎中實司陝西諸邉諸邉奏請歲無虛月君按章覆

議例比義斷左酬右應動中機會所謂出納舒縮進止
速緩益其素具也令飛輓者告勞屯戍者告病庾廩告
虛士卒告乏兵非有加食乃不足此其故何也君行矣
將有新政邪將舉舊政而復之邪夫亦去其害政者而
已雖然去細害易去鉅害難此知務者之所留意而深
察也夫國家之患在戎夷而疆埸之守在兵食食既足
有自奮之兵兵雖精無自足之食食之所繫亦大矣哉
詩曰載馳載驅周爰諮諏君奉勅外幸畫一敬獻天子

施行焉此亦使臣職也寶不敏何敢序諸公之作哉聊以是為楊君告

送李大叅赴廣西序

人之言仕者皆曰儒吏異途又曰内外不同體其果然哉夫吏固不能為儒儒而吏也簿書之中有義焉於從政乎何有然吏於内者親上典法為容吏於外者親下事情為滋容者所以處其滋必盡其滋而後可以言容由是觀之則内外不害其為同而儒之與吏又安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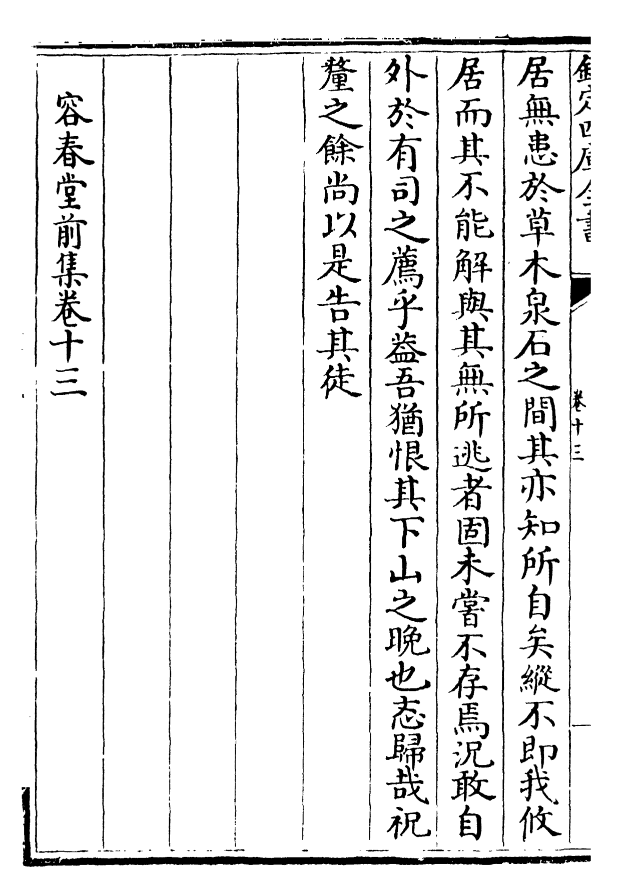
異也哉南海李君元善始事白沙陳先生得靜虛之趣繼而北遊京師聞見日博而學問文章益贍以雅槩所謂儒者也及登進士累官户部雲南司郎中兼京兆及東南漕事京兆多豪猾往往欲有所撓而漕事之宜又歲更月異君一斷以義理不亟不徐卒底於成在位若干年奏凡數百上上輒得允今年春吏部舉最當遷上擢君廣西左叅政命下之日君語諸僚曰吾久服在内行之外也將若之何夫君之為斯言固周於慮者然内

外之不同者體耳體不同而理同舉以措之宜無弗達矣葢政莫大於典法天下烏有廢典法而可行者哉故以典法而驗諸事情則非具文以事情而稽諸典法則非臆見内惟是外亦惟是而後謂之良吏它日以牧伯最君者當猶今也而奚慮焉勞於外而復陟於内為天子之大吏以收儒者之成功其尚有望於君矣君行同朝大夫士與君遊者皆有詩為贈而以序屬實實不佞竊謂詩可不序也儒吏内外之異同則不可不論也於

是乎言

送僧會定志序

志兩住惠山凡二十年今年乃用薦者為縣僧會夏六月來京師得選而去去之日予因而想九峯於煙雲千里之外有餘情焉志為僧將以遺脫世累為其道顧舍其山中之樂而役役於一官何哉或謂志於其道也淺於是乎官烏乎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天地之間雖欲逃之焉往而逃之志也井而飲田而食桑麻而衣裳安



居無患於草木泉石之間其亦知所自矣縱不即我攸居而其不能解與其無所逃者固未嘗不存焉況敢自外於有司之薦乎盍吾猶恨其下山之晚也悉歸哉祝釐之餘尚以是告其徒

容春堂前集卷十三

容春堂前集卷十四

明 邵寳 撰

序二十一首

重刊兩漢文鑑序

予讀唐柳子序其弟宗直西漢文類謂其條貫森然可為學者之端嘗以未見是書為恨頃者訓導黄雲自瑞州来視予西漢文鑑一編則宋人陳鑑氏所集凡漢文之散見於紀傳及選苑諸書者皆在焉意柳子所謂森

然者殆不過是是可傳已安仁冼知縣光重刻之而請予序予也聞之今君子之論文者皆曰西漢為其近於古也抑尤有古者而必曰漢云漢云豈不謂夫漢之文通於今也哉今去漢已遠文之用於世者若冊誥若制詔若奏對書檄贊頌詩賦之類猶夫體焉而漢雅醇矣雅醇則於古為近近之則可復復古於通今之中君子於天下皆然而獨文乎記曰醴酒之用玄酒之尚盎物之薦乎古今也久矣漢之文在古諸酒其猶醴也古可

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謂通然自今視之則有玄酒之風焉由是而復古固其漸哉此君子取之之意也若夫有道者其文以經為師時而出之變而通之存乎其人關乎天下之運而起衰振陋蓋有不假乎力者實也不敏請從諸君子而深論之雲所藏本本宋刻其簡帙甚約於簡閱為便今稍加於舊凡若干卷皆貴溪諸生鄭寅所校也同刻者又有東漢文鑑若干卷序方論西漢故弗及云

大學衍義重刋序

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此西山真氏序衍義之言也實嘗觀衍義之為書實為治國平天下而作其條分目疏顧若未及然其稽證古今極於世變通于天下之故者則皆指事切理原諸性命而議其所安鑑懸表植由此以應乎彼有餘地焉所謂治平之地葢悉具於是矣是誠足以羽翼經傳為萬世君臣之監欲知大學者其可

外是而他求哉惟我皇祖覽而悅之特揭廡壁以資聖學列聖相承用於經筵益加崇重清源之治蓋有助焉凡今之臣欲求自盡於上亦執是以往而已寶承乏視學謂諸生皆學為臣者亟以是書課之而苦板本未廣乃訪求舊藏屬九江守周文濟重加校刻傳送諸學人給一帙俾之誦習庶幾由眞氏之所衍以達乎程朱之所表章又達乎孔曾之所授受提綱挈領約以貫博蘊焉發焉粹然一出於正他日為臣祇承休德以著大學

之效此聖天子明詔作人之意也而寳也實欽承之故雖不敏不敢不與諸生共勉焉書刻既成乃復以為諸生告

新刊大儒大奏議序

儒者之學達則行於天下夫天下豈能自行哉致乎君而已矣告君之言固君子所學之藴而不得不盡心焉者也孔子之告魯君中正弘大孟子之告齊君明快警切觀於其言而所以堯舜其君者可得而窺矣漢氏而

下以天下為志者代有其人然或學而非儒儒而未大故形之章牘不過隨時論事興滯補弊各極其說而全體大用往往缺焉欲望古人致君之功不亦難哉宋程朱三子學紹孔孟為天下大儒平生敷對建請有書有疏有劄具載文集其原叙體要得孔子之純其分别事情得孟子之辨嗌於天下綽有餘地雖功業未究而人臣告君之法孔孟以後舍是將焉取哉昔蘓子瞻表上唐陸宣公奏議譬之經效醫方謂使聖賢相契如臣主

同時而歸於能自得師君子以為有識竇嘗以授學者而又欲其進於是也故有斯集曰大奏議者不盡録也雖然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堯舜之道也身親見之人孰無是心哉竇與諸生圖所以自為夫固宜自近始區區芹曝抑有若蘇氏者在雖懼僭瀆尚願獻焉

重刊靜修先生文集序

靜修先生容城劉公文集若干卷川浙舊有刻歲久鮮

傳有志誦讀者益深病之戶部主事李君時雍公邑人也近得善本於九江捐俸重刋歸公書院以惠學者比會寶於濂溪新祠具語其故且屬為序寶為諸生時嘗覩是集繼讀公傳而裒考其世益自宋伊閩諸君子後以儒稱者未能或先公也初公作希聖解其志已畧見之及夫聞風妙契能自得師而大精正貫之評出焉其識與力庶幾副乎其志雖年未及上而其造於道者深矣不然何其出處進退貞而且裕一至是哉論者擬公

兩生四皓世以為名言然兩生責漢以德四皓責漢以禮而不謂其世之不可也若公之世節義不立而天下靡然益大異於漢公產其地如碩果在剝眇焉獨存再徵再孫而自靖以卒知春秋之義者當有以處公矣尚奚以宅求為哉雖然伯夷之不臣周也愛斯義焉爾也是以有登山之歌仲連之不帝秦也愛斯名焉爾也是以有蹈海之誓公負名義之重而力莫能與山登海蹈未盡其憤顧乃敢為危行而不敢為危言嗚呼秦人非

周也元人又非秦也甚矣世之為變於是益可痛矣而

裕以成貞非深於道者其孰能之由是觀之則天下後

世固有不假言而知公者況其言尤可傳也哉公之書

有四書精義及是集集凡若干篇具諸體裁詞意所到

壁立萬仞而洞視千古葢不勝其壯也此其言之可傳

實與行稱而孰謂其終於孫哉公沒之後歷勝國至我

皇明二百年間建請從祀孔廟者無慮數十最後教諭

李伸言之尤力此固天下後世之公論也孟子謂尚論

古人必自詩書始是集之鮮傳也其何怪夫遺恨於學者哉李君文雅介直無愧公卿宜其汲汲於是君又欲求所謂精義者并刻以傳且申從祀之請其意可謂勤矣吾尤望其成因并書之

送陳嘉言分司天津序

吾錫自國初至於今以進士仕者凡若干人而山林之儒居三之一其以辭翰稱者則有某某政事稱者則有某某凡錫之人皆能指而數也寳不敢僣論乃今見嘉

言豈非其人哉嘉言幼克自奮種學績文將出而有為於時然性鯁介不能茍合由是獨以布衣進既得鄉榜鄉之人皆曰嘉言其其也其其也及第甲科為此言者愈衆今官户部綐餘兩旬能持法以勝羣姦自大司徒下至同官皆謂嘉言稱其職豈獨錫之人知之哉然則嘉言將不止於所謂其人者矣昔孟子論善士自一鄉一國極於天下又欲尚論古人焉君子之志固如此寶為嘉言鄉人竊有志於古也而欲告嘉言久矣因其天

津之行遂以贈之若夫出納之政寶雖不言嘉言未嘗不能行也諸公有書寶為之序

送僉憲馬君赴河南序

近者數月吾僚擢按察僉事奉勅督屯田之政者三人桂林胡用晦之陝西瀘州鄧志夔之廣東而西安馬君應房則河南也陝西當西北二虜廣東當東南諸夷而河南則居中原故論者皆謂陝廣為急河南為緩陝廣為難河南為易君子曰不然也屯田之法兵農兩便及

其弊也農病於走輸兵驕於坐食有司者玩而糜之久矣豈獨陜廣哉然陜廣之地時有所警一申飭焉乃若中原則異於是夫省則慎忘則弛者常物之大情也由是觀之則陜廣河南孰緩孰急孰易孰難當有間矣且夫河南心腹也陜與廣四體也四體有疾則攣躃痿痹立見其害至於心腹受病怔瘕鬱蠱如火未然如水未決不啻無恙一旦發作四體雖强猶恐不救於殆而況手足方仰於中者乎此又緩急難易之辨也予不敏聞

而是之既有以贈胡鄧二君應房行復書為別應房闕中之望其在户曹莫不賢之嗚呼審緩急之宜者存乎識備難易之用者存乎才吾知應房其不負於君子之論哉

遠遊詩序

遠遊詩若干首柴墟儲先生倡之白巖喬先生輩諸公和之以贈江東徐君子仁者也子仁少負才氣攻古文詞歷叅諸名家書法時時有所自得由是有聲江東予

曩獲一再見獨心賞其精逸而以不久與居為恨既而解擯遊於四方者於今數年矣予意其羇流頓漫之際必有鬱焉無聊憤焉不平肆焉自譽且嘲之態而子仁之笑言坐起食飲咏歌猶昔日也君子謂子仁於是乎達為之賦遠遊焉余甞觀戰國遊士挾策走諸侯縱横押闔一出其頰舌而往往有離憂之感及漢興郡縣海内叅建王國士之東西遊者亦或以倦歸何子仁獨異是哉蓋漢之士其遊也以宦戰國之士其遊也以說二

者不能無求求之有得有不得得不得累乎其心欲勿著於外難矣今子仁曽有是乎夫烏得而不異也然子仁之遊亦非無求者吾不暇悉試言其大則觀秦碑於泰山覽大風歌於沛考東都之石經訂晉刻於蘭亭讀唐頌於浯崖搜兩宋儒者之手墨於閩洛之地探禹穴之秘訪殷槃周鼎諸銘識而句疏之入鄒魯之墟左右顧而括拾所遺目收其精手隱其度神會其機而心藏其妙有不求求無不得得而玩玩而樂樂而相忘焉是

故飛沉所至見王公而不求貴其身遇岳牧而不求用
其術茲其求也夫豈昔人之求歟其遊之異蓋無足恠
者不然則夫（音無）夫也芒鞵布袍足跡半寰宇其亦勞矣
抑有不勞而求在其中者曰隱遠遊之餘孰能為子仁
賦卜居哉金陵天下之名勝也昔之人託隱於是者多
矣子仁歸其為我弔機雲之宅登東山尋謝公舊蹟葺
草堂而棲焉以揖三茆君於雲峯霞嶂之表其不將大
有所得乎夫是之謂天遊而今之所謂達者又不足以

嘉子仁也作遠遊詩序

分題寓贈詩引

行有贈古也言而詩詩有所指以起者蓋興之流而古之變也故君子不廢焉禮部郎中王君應韶出守陜州賓預設燕餞賔客數人人為二詩詩各有題以寓贈言之意其始作也或談陜之故蹟有底柱者曰此禹功也應韶正色危言表然立於朝識與不識皆知傾仰以是往治陜其濟乎某盍賦是或曰蔽芾甘棠召伯所茇自

陜以東皆是也而始於陜故今以甘棠名驛召公之遺
應韶繼之其盍賦是二題既立僉以為然然作者尚多
詞厭複出遂相與閲陜志歴選名勝以盡古今之變而
底柱甘棠大矣烏乎有底柱之德則可振天下之擊撼
有甘棠之德則可綏天下之流離豈獨一郡哉至於斟
酌議擬激昂開闔固有道焉及其歸也無愧於古而已
矣焉知今之舉不為他日之故也諸作既成寳偺為引

送陳大叅序

內省與外藩相承而體稍異藩有使有叅省有卿有亞然省之職兵不兼民刑不兼禮藩之治江不與浙陝不與山內以職分外以地總體雖若異其於政也所繫實等吾嘗觀於藩使宣之叅叅之叅之云者利得舉之病得去之弛得張之塞得通之迫得緩之猛得寬之凡藩之事無所不與焉者也然則叅之體雖與使異其於政也所繫亦等而中州當四方之會有觀瞻之道焉視他藩為重其奉勑以督賦者重輕損益斟之酌之使上

裕於國下裕於人視他叅尤重陳君之為之也不亦宜乎盖君抱長才負高識一宜為有才識而不自露二宜為在户部若干年會計通融無弗講究三宜為吾以是道叅之重者告之使自信毋自淺也再擢而使復旋於內因是行也而預期之豈予佞哉豈予佞哉

送泉守張侯序

今之守古之所謂牧也所謂師也所謂將也夫守之云者守其土地民人之謂也故必有牧之愛有師之嚴有

將之備而后可以言守此古之爲守者所以難也今之制雖與古異而三者之責隱然在於其躬使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其碌碌於案牘役役於征輸勤勤於訟獄以與羣吏爭能無足恠者茍才長於倅廉優於令勤愈於幕不啻足矣問其所以撫綏所以化導所以防禦皆不與焉此今之爲守者所以易也雖然守之設豈端使然哉居今之職而求古之道道不狃於易而務爲其難吾於泉守張侯有望焉侯以進士起家滇南官戸部主

事歴員外郎郎中凡若干年其無似實與比署嘗見其

政務之暇恒讀古書鑒觀古人經濟之蹟而思慕效之

意若不滿乎今人之所為者其不狃於易而必務其難

也審矣況泉為東南望郡可以有為之地哉泉守之故

吾未能悉其在宋世得王忠文真文忠兩公焉史稱忠

文之治先以恤民禮賢講經詢政文忠之治先以寛商

抑豪設屯備寇凡若玆類皆今之守所不暇為且謂不

必為者而二公為之烏乎如是為愛如是為嚴如是為

備殆庶幾乎吾所謂牧所謂師所謂將者而豈今之所謂守云者哉侯視篆之餘謁兩公祠下退而尚論其世將必有奮然者矣

送胡鄖陽序

鄖為地介四省間山深六七百里水復湍悍上下甚難其中農田之外又有沙礦淘采之利足以淵藪逋逃故盜賊往往發發必數年靡我王師而後克定成化間都御史原公奉命靖寇始奏立鄖郡郡稱難治固其所也

弘治初御史建議欲即其郡立三司如各省制者當時覆議雖以事體有五不可而卒歸於郡守之得人守亦誠難矣哉夫三司閫以統軍内視五府藩以理民内視六部臬以平法内視都察院其長貳僚屬各有所分故能用乂議者之意葢出於此今不是之舉而獨以郡守當之是一人而兼數十人之事也守亦誠難矣哉吾友胡君天叙才志英邁學以充之勇以行之遜以出之勤以終之葢古人所謂成章者頃嘗受知於少司徒劉公

公未及薦大司徒周公寔薦之擢守茲郡郡猶昔也守猶昔也吾以為在君若無難焉豈特以其人哉葢有所試矣君為主事始在刑曹以善讞稱繼在户曹以善計稱繼巡於邊以善御稱夫善御者必能於軍可以當閫善計者必能於民可以當藩善讞者必能於法可以當臬以是為郡人用其三我用其一而所謂三者斟酌齊量自我出焉則寛猛可以相濟文武可以相資服則撫之爭則理之有弗靖則攘之動無所掣靜無所撓必使

夫逋逃吾徒沙礦吾利農田吾業而山水吾防譬之醫者鍼砭湯液唯其所用病焉有不愈哉則夫所謂數十人者固不若一人者之為簡且要也他日論者必以鄖不建三司之説為是而建者為非設謂不然必指胡君以為口實已君行同官林君世堅輩須言為贈予不敏謹述所聞以要君之成焉

送歐大叅赴浙藩序

薊郡歐君孚先以司徒正郎擢浙江左叅政人之賀君

者皆謂君先嘗奉命賑饑於浙經畫補助吏便其宜民利其惠至於今稱君不衰及君自大同入理司事又於浙是屬凡其虛實急緩民情吏弊君葢盡得之矣今兹之往豈不易為也哉以是賀君同然一詞竇不佞竊以為君子之道患於無本苟有本焉又能通於天下之務則投之所向一皆如志故俎豆軍旅異事同體州里蠻貊異地同用王公鬼神異道同感其理然也君英敏公勤明習典法屢考屢最大司徒周公實疏薦之其於天

下益至膭其若理也至夥其若簡也亦奚必身嘗親之而後為便哉大抵天下之事雖至亂不能無因雖至治不能無革其勢然也禮曰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又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君子之所因者如此若夫南士吏北則強而南北士吏南則強而北此固執者之為君子不為也以是而因何有於浙哉雖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革者道之通而習之敝也故詞敝傷忠儀敝蔑質音敝導欲法敝滋奸是以復始救

敝其道並行德以先之風以動之容以銷之已日以待之此固所謂脩且齊者以是而革亦何有於浙哉而必以身嘗親之之為易也或曰子所言者化也今君司以布政為名官以叅政為銜而子言化何居夫政莫大於化化行則政在其中矣同年唐君文載代君為郎以寳辱同年後分當執簡遂命書之

送太子洗馬梁公使安南序

弘治戊午安南國以其君之喪來告我既有弔祭之使

於是有司請封其繼上問在廷孰堪使者乃惟曰太子洗馬梁公其人公時侍講東宮上命兼翰林侍讀賜一品服奉璽書持節以往命下之日咸謂公以文學之碩久在侍從朝夕左右以承燕閒儲闈始學公與輔導境外之事乃以煩公寶聞之曰不然聖天子宅中撫外天覆地載靡所不臣而遐邇之勢固有不能槩施者故八荒四裔凡諸有邦朝貢之來不過鴻臚一見光祿一燕主客一賜而已雖侈隆張美賛嘆誦傳而於道德之光

政教之懿固未易悉矧其君其長其庶逺處萬里之外者哉惟彼易世之封我則有使使至其國咋揖其君堂臨其長庭令其庶必其人焉容以肅之辭以動之文以章之武以示之德以將之鉅如河山昭如星漢覿武者畏觀文者悦承容者敬受詞者信慕德者服永矢向順心喙意貌惟一無二不惟不敢亦有不能葢國體之重王命之尊聖化之盛大於是乎係焉烏乎非懋德宿望如公者其何以與此且公為上侍從為儲闈輔導其地

甚容覲公步趨宸宁在目聞公聲音綸渙在耳所謂天威咫尺者不啻不違耳矣然則是行也其人唯公其地亦唯公非公而誰其宜哉侍御王公敬止公所舉士也謂寳言然乃與其友楊君遜夫輩請書以為公贈寳謝不獲既次前語復作詩曰惟南有邦曰古交趾易世請封釐我命使我使梁公儒宗宗工麟節虎符穆如清風公臨其疆與與翼翼王拜受詔乂手跪膝椎跣文身覲我冠舄望闕如天其何能即曰天之威使實奉之仁聲

義問浹於獠夷丹沙黄金沉水明珠彼餽我却如沙如泥如沙如泥我德惟寳南夷稽首以頌以禱頌禱惟何天壽無疆無疆惟休綏我萬方載拜致公奏於明堂

送長垣丞高君序

今年秋偃師高鍾秀以太學生受長垣丞於是其凡鄉進士以德方卒業待試君顧而嘆曰其無似一命為丞國恩家慶甚重甚厚然竊惟吾高祖郡守祖國相伯父司諫凡分教皆美官而吾獨丞焉丞不負吾吾實負吾

世矣盖其意若有弗滿者其姻友許進士廷綸因其行也須言於寳且道君之意云云寳謂廷綸曰子知高君曷弗告以丞之美乎夫丞者貳令之政以行乎一邑者也一邑之政實通乎天下令主之丞輔之匪令弗理匪丞弗賛故丞也者權輕於郡守而所謂牧愛者同分卑於國相而所謂藩輔者同地踈於司諫而所謂紀綱者同事劇於分教而所謂表率者同同其責不同其名君子不謂之異焉夫階無崇卑職無繁簡事無易難能盡

其道則無不美不能盡其道則官雖美而吾之憂者方大求不美以自逭且不可得況有美如丞者哉夫以教視丞師吾兄以諫視丞師吾伯以相視丞師吾祖以守視丞師吾高祖牧愛以本之藩輔以固之紀綱以直之表率以臨之豈惟不負丞哉體國承家將於是乎在廷綸曰然吾將告之以為官箴

送嚴西安序

今之為守者有二難膭如也猥如也斯二者天下通患

之然而有不患者葢有天下之才則見其簡而不見其賾有天下之望則見其重而不見其猥是非猥與賾之難難乎其人爾西安天下之大郡也自秦漢以来或為都邑或為藩鎮控三邊而制四方經畫酬應於斯為賾其在今日都臺所臨総戎所駐中監所守憲以按之藩以統之臬以監之守以一人從事其間於斯為猥是以談守之難必以西安先焉始吾華容嚴侯之為西安前太宰王公實舉之公郡人也知守之難而侯之才望足

以當之是故拂侯之情違衆惜侯者而用侯侯至郡郡以無事監司體貌加焉人贖侯簡人猥侯重期年而政成今之西安非昔之西安矣雖然侯之志豈止是哉葢侯嘗閱郡志見古之人宦於斯者宋則韓范唐則韓宋漢則趙張三王至於今稱之不衰思其人尚論其世慨然若恨不能與之上下充是以往將見今之西安又為古之西安也侯在郡于今五年屢以軍民重計為監司所留至是始考三載績侯之才望至是亦可見之然則

猥與贖非所以告侯因侯而論為守之難亦所以頌侯云爾户曹舊僚與君遊者咸謂當有贈寶不佞僭為之序

送按察使周公述職序

述職之禮古有之今定為三年一覲其覲也布政司視古方伯府視大國州次國縣小國各述所職聽命於天子若按察司則視古之監將有異於彼所述者乎無異於彼而激揚振勵於其間彼賢也吾從而賢之彼能也

吾從而能之彼勤也吾從而勤之反是焉者吾議黜之降之更之俾國之法遠而益彰久而益嚴將四海一家而千萬世無弊者唯是焉繫由是觀之則按察之職所以綱紀羣有司而其述也亦獨難矣故必覈於采納哲於評品公於取舍而後可以合天下之論一或缺焉則舉者不以為旌錯者不以為癉彼羣有司猶可自諉吾任激揚振勵之責其誰諉哉雖然使得其人則衡鑑在我矩度在我於已取之而盡乎其情聽信不惑於憸近

採納不患於不覈也好尚不信於同異品藻不患於不
哲也喜怒不逐於愛憎取舍不患於不公也由是與於
黜陟之説紀綱羣有司而維持乎國之法當無不允者
矣而孰謂夫激揚振勵之難哉此實於吾按察使縉雲
周公述職之行而有是説也公以家學舉進士由良縣
尹召為御史總諸道章奏出貳按察歷湖廣江西出入
中外凡若干年文學風操迥出流輩一言一動惟法是
度不樂佞已不喜絶人案律參例以平庶獄故凡天下

才有異品事有異類制有異宜而在我之衡鑑矩度恒自持焉其採納也不能不覈其品藻也不能不哲其取舍也不能不公平居且然而況於三年述職一舉一錯係羣有司之黜陟而激揚振勵為國法輕重者哉故必舉一人也若加榮焉而未舉者勸錯一人也若加辱焉而未錯者懲然後無負於法矣雖然十使之選元之重之一路之哭仲淹矜焉古之君子所以為天下者類如此公獨能無意乎公行憲副李公以下各為詩贈寶因

推是說而序之

贈太史羅先生序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予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黄道於其里因預為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内予問二生公道所由城曰由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將由之里曰由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由之既而公出予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由也夫浙之道坦矣而

迂吾嘗由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由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顧皆不由焉吾將由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蓋為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沁吾將濟焉嵩行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壁而卧庭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為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為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巖絶壁為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

陵崇邱為古盟會之壇其長坂廣谷為古戰鬭之塲吾又將弔焉賦焉聞者采之覩者圖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覯覯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遊於今為勝稱之不衰吾嘗壯之項雖西走關陝東涉瀛博南經婺越北抵并冀足跡半天下而獨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皐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由之吾且老矣舍是不

由其將焉待哉予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竒以為文危以為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尚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君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紀紀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為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賁焉雖迂且險公亦何憮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説二

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湖海巨坊詩序

監察御史謝君德温廵按江南之明年為正德庚午夏四月大雨既於五月乃止蘇松常三郡之地西自震澤東距海隅大水極目平疇下隰畊而不耔種而不苗者皆是官寺民廬傾圮漂析什六七百姓艱食棄婦鬻子啼號之聲溢於衢路里胥鄉耆徘徊内顧懼於罪累敢怨而不敢告沴氣流行蒸為大疫詢諸父老皆謂百餘

年來所未嘗見君聞之曰是責在我敢不力圖於是檄郡守縣令勸分已責以紓貧民而廪賑其尤餓者列狀於朝乞蠲税語極懇切或謂君曰去年李巡按奏災狀稍涉疑誤得罪不測公盍緩之君曰吾豈忍計一身重吾民患哉於是民欣然若危而復安若死而復蘇嵩湖海之間視君如坊而恃以無恐頌聲作焉君子曰信哉君之為坊也大矣蘇於天下為水國常次之松江尤甚雖中滙有湖東歸有海而不盡洩也故十歲九潦而況

今兹之大水乎是故昔之田疇今之湖海吾民魚焉則固其所君當兹重任極力拯救旬月之間凡所設施當疏則疏當檄則檄知有民命不知其他民去墊溺以就坦夷水若為之殺焉然則湖海之坊孰大於是雖然豈止是哉記曰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君於是蓋兼舉之可謂知坊者矣使天下之為廵按者皆君其人而民焉有溺焉者乎錫之士夫有頌君者詩既成什予為之題曰巨坊之詩致仕東陽訓導張綬朝紳益之以

圖將為君還朝之贈而復来請序遂為書之若曰敢與知坊則豈吾之志哉

贈施雪谷序

山之邃而虛者谷谷而雪寒谷也昔者鄒陽吹律而寒谷黍生陰而回陽固亦有機哉非心妙乎理者其孰能與此施君克忠醫術名吳下其於人也扶顛起危蓋亦多矣而名其藥室乃曰雪谷或者曰克忠有生物之心者也宜以陽道自處顧於幽陰焉何哉克忠聞之曰病

死地也藥厲物也醫危術也必遇至難則神功乃出若夫日用飲食少失調攝則夫人能治之而何貴於吾道耶故善醫者先攻其難至陰之中陽道生焉猶寒谷之吹律也雪谷云者是之取爾人以告予予嘗聞之亡者保其存者也此君子傾否之要道也雪谷及此其知之矣吾不知醫嘗讀史記太倉公傳其所稱述蓋皆生死存亡之跡即吾所謂至難者而易者不與焉雪谷蓋多有之吾外孫華漢莖其一也他日傳施君者當為書之

漢堃之父珉具簡請書歸雪谷以為贈

潘氏四封詩序

一家而同官於朝者四人並受推封之典此世之所難也於是所封四老者皆康强無恙釋韋布承命服以榮於鄉盎尤難焉徽之潘氏以文學行業望於郡久矣由前代以来簪纓相輝於今為盛今所謂官於朝者以位則有若其官其有若其官其皆進士也以屬則其為兄其為弟其為叔在朝署間朝夕相從起居相侍謀議相

質猶在家也盍潘氏之世德於是乎在乃若四老各封其封皆如子官子拜於朝父拜於家君子以為異故有頌之以言者題曰四封之詩大其事也郎中旦襲而藏之請序於予予惟德可以福徵福不可以數定四老之封其遂已於斯乎由是而至於再於三未可知也倡以四封成以三錫始為家乘之光終為國史之盛所謂尤難者蓋不在乎一時而已也是為序

重訂一峯先生集序

一峯先生羅公在成化初既魁大廷入翰林為修撰未幾上扶持綱常疏改官留都尋以病請歸永豐山中若干年卒又若干年而文集出焉凡若干卷為古律詩若干首碑銘序記諸作若干首而已公天資高邁學博氣充下筆肆然各極其意而閎闊奇偉嚴正端雅讀之令人起敬起畏信哉公之昌於辭也然公志道德而尚名節於文章顧若後焉是以若是其少也集行之後或疑有贗焉以雜乎其間者其子今江陰教諭餘等以予知公

閒以質焉予受而閱之既為定其可信者凡若干首其可以信可以無信者為外集附焉夫公之文豈不敏之所敢知哉今天下學士大夫聚而談公之心曰青天白日者不謀同聲盖公論如此是故公之辭可得而擬也公之心不可得而易也公之進既不曲學以阿世退乃曲筆以徇人乎烏乎此可以知公之文矣昔之君子嘗以文知人令也以人知文獨不可乎蘇也方懋於學蚤夙得於庭訓焉吾於斯重嘆之予比者承乏視學公鄉

既為祠公學宫今於幹之請乃亦不敢辭焉諸所嚮往於公具見祠記特舉其槩云

容春堂前集卷十四